

泥土里的乡愁

□李 睿

“阿嬷——”小瑞甜甜地叫了声,“我还想吃那个土豆豆。”自从小瑞在阿嬷这儿吃过,便对它那个咸咸的酥脆口感魂牵梦绕,时刻吵着要吃。外婆放下手中的活计,用那条破旧的、浆洗缝补过多次但仍然干净的围裙擦干了手,说:“行,阿嬷给你做,那个可不是土豆豆,那是土馍。”

土馍,顾名思义是如土一般的馍,是河南一道传统名吃,大抵可以追溯到愚公时期。它并非用土做成,而是以观音土为介质,以面粉为主料,辅以鸡蛋、芝麻、花椒叶……反复翻炒制成的。因为土中含有大量的人体所需元素,这个土馍便有了“借土气助脾”的功效。

外婆取出那已在缸中汲取3年日月精华的白面土。那细腻如雪的土,是小瑞父亲未离家前在王屋山的岩壁上采下、经历三筛九淘得到的莹润如玉的土。外婆趁着山上清晨的薄雾还未消散,支起一口铁锅,将白面土倒入锅中翻炒。土在锅中翻滚着,如浪涌,渐渐滚烫,周围弥漫起矿物质独有的气息,清香四溢。外婆将切好的面混合着小瑞最爱的芝麻调成五香味,放入滚烫的观音土中。当金黄色的面团在热气腾腾的土浪中翻腾时,这场所奏的火与土之歌已接近尾声。

当外婆用筛子将土馍取出,小瑞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味一下,感受那咸香酥脆。外婆却轻轻拍开他的手,取出竹筛,筛了一遍,才将全部工序都已完成的土馍放到小瑞手上,用眼神示意他尝尝。刚入口,便是泥土本身所带的那种清香,在口中与唾液混合,接着是酥脆的声响从唇间传出,慢慢回味间,花椒叶麻麻的后味于舌尖舞蹈。

小院里充斥着欢笑声,和着食物的酥脆于口腔中绽放的声音,不知不觉中,时间过去,年近了。小瑞父母已是离家的第三个年头,也该回来了。

“妈,我们回来了。”随着疲惫的但仍难掩兴奋的声音响起,小瑞的父母回来了。“幸好您让我们带上了家乡的土馍。您不知道当时刚到广州,我呀,上吐下泻的,水土不服,吃了口家乡的土馍就好了,真是神。”屋内,妈妈讲着她在广州所经历的事情,爸爸时不时补充一两句,小瑞的眼睛里满是憧憬。外婆在旁边仔细观察着女儿女婿,黑了,瘦了,连鬓角都爬上了岁月的痕迹。屋外爆竹声声响起,新的一年来了。

“以后我们每年回来一次,那边差不多也安定了,小瑞我们也接过去,您老就不用担忧了。”“不

要!”“好!”两道声音同时响起。“阿嬷,您不要我了吗?我很乖的。我以后全听您的话,我不想走,我不想走。”外婆也在旁边掉眼泪,她的那声“好”是怎么说出口的,她不清楚,也不知道那声“好”里有多少不舍、她的声调是多么颤抖。但她清楚,少年长大了,山村里的教育终究比不得大城市。小瑞啊,不能被困在这山沟沟里,同她一样没文化。他要走出去!他呀,得是搏击天际的雄鹰,而非安于此地的麻雀。这些话,还是外婆从那老破的收音机里听到的。她留不住他,山村留不住他。

“啥时候走?”

“农历正月初五吧,城里开工早。”

“行。”

此后,外婆便开始忙碌。每天山中清晨的雾气还未消散,铁锅便已架好,她炒了一锅又一锅的土馍,那锅里的还是同过去一般好看,可她的心始终是沉重的、哀伤的。

临行那天,天是阴沉的,天空又落下了雪花,像是外婆掩饰的哽咽,又像是天空为他们的别离叹息。

此后,他们确实是每年年末回来,只有一年是在山里果实飘香、红叶遍山岭的时候回来的。外婆没了,再也没有阿嬷喊“小瑞,快来吃

土馍”的声音,再也没有人为了他们做这个带着独特香味、带着爱意、土得掉渣的土馍了。从此,他们一连十多年没再回去过。

小瑞长大了,似乎与阿嬷所想的不同,他没有留在大城市享受那分繁华、溺于灯红酒绿的都市风光。他回到了老家,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外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。他甘心困于山坳,创立了“阿嬷土馍”。土馍不仅喂养了他的脾胃,更滋养了他的心灵。每次他身在异乡,总能忆起这山里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。这时,细细咀嚼一下外婆做的土馍,好似快要满溢的感情便可得到疏解。土馍啊,已成回忆里乡愁的印记。

暮色漫过山梁时,阿嬷的铁锅又腾起袅袅炊烟。小瑞站在土陶瓮前和面,面粉簌簌地落在青石案上的声响,竟与30年前院中竹筛筛面的节奏分毫不差。归乡的年轻人围在土窑旁,学着将面团掐成指节大小的剂子——这手起手落的弧度,恰似当年阿嬷在晨光里划出的弧线。

如今“阿嬷土馍”的蓝布包裹沿着新修的盘山公路流向远方,那些被糅合进麦香里的光阴,正在年轻人掌心的纹路上,悄然生出新的生机。

石楠花开

□梁俊杰

阳春三月,春暖花开。公园里,马路边,大街小巷的绿化带上,甚至居民小区,满目尽是盛开的各色鲜花。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海棠、牡丹、樱花等,你不让我我不让你,争奇斗艳,竞相开放,报道着春天的气息。

然而,花香四溢、沁人心脾间,也一种“不和谐”的味道存在着。

一次,同爱人游园,心情愉悦地漫步在林荫小道上。突然,空气中一股异样的味道幽幽地袭来。这味道怪怪的,有股子腥臭味,入鼻孔刺激大脑顿觉很不舒服。

“这是什么味呀,怎么这样难闻?”爱人不由地皱起眉头。

我们不约而同地循着味道袭来的方向四处搜寻。猛然间,不远处的树丛中一棵冠状花木映入眼帘,青枝绿叶间开着簇簇白花,如同生活中食用的花菜一般。我们抱着好奇心走到树前,鼻子一嗅,果不其然,那种怪怪的难闻味道正是从这里散发的。

“网上搜搜,看这是什么花树。”我随即掏出手机,打开微信识别功

能,对着花树一晃悠,里面立即反馈了信息:石楠。噢,这是石楠树,过去本地极少见到的一种花树。

上前仔细观看,只见这棵石楠树枝繁叶茂,呈蘑菇形状。褐色的树干粗壮挺拔,树枝围着主干向四周苍劲有力地生长着。树叶呈深绿色,梢头的叶片呈浅绿色。枝条顶端是一簇簇雪白的花朵,小米粒大小,未开的呈小珠状;已开的,花瓣呈五角形、椭圆状。中间的花蕊白中带黄,还长着数支细密的蕊株。尽管树冠枝叶花卉“长相清秀”,只因其散发着特殊味道,“可远观而不可近闻也”。

紧接着刨根问底,打开百度进一步搜索:石楠原名石南,在我国生长历史悠久,早在汉末成书的《名医别录》中就有记载。李时珍解释因“生于石间向阳之处”,故名石南。它是蔷薇科石楠属的常绿乔木,原产陕西秦岭南坡、甘肃南部及淮河流域以南等地。喜温暖湿润气候,对土壤要求不严,以肥沃、湿润、土层深厚、排水良好、微酸性的沙质土壤为佳。石楠常种植于庭院、路旁,

树冠可修剪造型,是绿化不可多得的树种。

与海棠、牡丹等花相比,石楠显然属于另类,不大招人待见。什么一言“楠”尽、知“楠”而退、强人所“楠”等,显示出对石楠树的嫌弃冷漠。然而,在古代文献中,古人并非将其一棍子打死,而是多有赞誉。白居易在《石楠树》中写“春芽细炷千灯焰,夏蕊浓焚百和香。见说上林无此树,只教杨柳占年芳”,就是在为石楠花鸣不平。清代陈元龙在《格物镜原》中记:“石楠叶如琵琶,有小刺,冬不凋,春生白花,秋结细红实,人多移植庭宇间,阴翳可爱,不透日气。”可见石楠四季常青,春花秋实,也因枝叶茂密,能遮阴纳凉。

“这种树既然有难闻的异味,园林部门为何要大量种植呢,不能换成其他树种吗?”爱人的质疑道出了我的心声,这恐怕也是许多市民共有的疑惑吧。

据园林部门专业人士介绍,石楠花的气味源于一种奇妙的氧化反应。它的臭味主要是精氨酸氧化导

致的。精氨酸是一种氨基酸类化合物,当它与氧气相遇的时候,就会释放这种特殊味道。这种味道虽不大好闻,但对人体没什么影响。更重要的是,石楠四季常绿,具有抗烟尘、吸收汽车尾气、驱蚊、降尘及稀释有毒气体的功效,被称为抗霾神器,能起到净化环境的作用。它还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,春可观花观叶,秋可观果实,是扮靓城市的“一把好手”。对待石楠树要有宽容之心,切不可“以味取树”。

正在行文的时候,突然看到来自小城焦作微信公众号里的一篇图文:“我姓石,叫楠花,我要向所有焦作人道歉!接下来一段时间,我可能给大家带来不适。不过可以放心的是,我的味道虽然不大好闻,但对人体没什么影响,况且花期只有10天到15天,大家忍一忍就过去了……”

石楠既有自知之明,又如此谦逊,怎能不赢得市民好感呢?“一花独放不是春,百花齐放春满园。”这也许是石楠能够长久生存的道理吧!